



记录别样的过年味道！看 咱瑞安日报记者是如何过年的！ 记者晒年味 猴 精彩

过年，回家。人们从不同的城市，从不同的工作岗位，从不同的时空，回到各自的起点，和家人团聚感受年味。我们的记者们也回家了，带着过年的期盼，以记者的眼光，与读者分享他们回家过年不同的所见所闻，不同的过年味道，让我们看看记者晒年味“猴”精彩吧！

01 国外的中国年味



“Chinanes? Happy Chinanes New Year!”坐在泰国甲来的突突车上，来自保加利亚的白人小伙热情地询问我们从哪里来，当得知我们是中国人后，立即大声叫道。随后，我们收到一车西方外国友人满满的祝福。

“我们中国太牛了！外国人都知道我们过年。”一路上，8岁的女儿一直很骄傲。确实，这个春节，我们在泰国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年味。

从曼谷，到普吉，又到甲米，从机场，到商场，到饭店，到大街上……到处挂着红灯笼，装饰着金龙造型、摆布着各类的卡通猴子……处处显示着中国特色的年味。

晒得酱油色的泰国小黑，背着大包的西方白人，穿着防晒服的东方黄人，一路上，我们经常收到他

们的新年祝福，加上不时在异国他乡听到的瑞安话乡音，我恍惚以为自己就在国内。

乘坐曼谷的城市快线时碰到了一位老华侨，他用已不是很流利的普通话，兴奋地向我娓娓道起他的经历。他说自己来泰国生活已30多年了，每到春节时都特别想念国内的亲人。他说，虽然在泰国也有过春节的气氛，但再也找不到在中国过年时的年味了。

告别老华侨时的刹那，我突然很想立即结束旅程。想回家陪着父母一起，喝新年酒，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再和亲朋好友一起吐槽过年的种种无聊……

我也明白了，中国的年味，不在于形式如何，其真正意义在于家人的团聚。

(记者 金行哲)

02 乡村的热闹与拥堵

今年回老家拜年，比去年要晚，大年初五才往高楼去。下午14时，从市区出发过飞云江大桥到56省道，经过以往最堵的仙降段，此时却是顺畅无比，窃喜自己算好时间出发(根据以往经验，赶早和赶午饭后出发，往高楼方向的车流相对少。)，看来40分钟应该能到了。

然而，即便错时出行把时间计算得再缜密，仍然没料到路上车辆会如此之多。一路顺畅到乙甲村，双车道变成单车道，车辆开始排队通过，两名交警在路口执勤，单车道限流通过。

有了交警的指导，从乙甲村到绿道口，所有车子排队前进，走得不快，但胜在有秩序。

(记者 杨微微)

都说排队最幸运的事不是你在排队中，而是别人排得比你长。15时，正是56省道西往东(高楼往瑞安)高峰期，而我们东往西，排队缓行，与对向车流两三公里长的队伍而言，我们是幸运的，至少在我们在前进中，再次暗自窃喜。

然而，高兴太早，刚过塔石隧道，车辆变成龟速前进，自行打趣可以“排队数车，数数有多少豪车，数数有多少外地车。”

不断感慨，这几年，每年春节期间高楼总比市区热闹。车辆把乡间道路塞得满满当当，来往的行人也让往日有些空旷的道路显得拥挤起来，闹热的年全然呈现在眼前。

03 在北方的雪地里撒野

入冬后，脑海里突然萌生了这样的执念：“去雪地撒野才是冬天该干的正紧事。”于是，一放假便拖着行李直飞长白山国际度假区，在室外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，浸泡在热气氤氲的温泉里，随手抓一把身旁的积雪，胡乱在身上擦拭，体验冰火两重天；在北纬41°的黄金滑雪地带，踏板飞驰，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山峦和雪道上掀起的阵阵白色旋风，尽享畅快淋漓的急速快感；远观气势恢宏的冬日天池，目睹玉树琼枝、银装素裹的长白瀑布，让南方的孩子真切感受了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壮美。

南方人第一次来北方总会准备满满的衣物，恨不得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。可一进室内，就被打了脸。北方人个个衣衫单薄，再瞧瞧包成熊样的我们满头大汗，怎一个“回”字了得！于是，当我在刷雪景时，朋友圈的留言一众是好冷，当我穿着短袖在室内啃雪糕时，留言则为不可思议。春夏秋冬切换自如，让南方的朋友很是惊讶。



0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

往年的春节，无非是四处跑亲戚拜年，然后吃吃喝喝，7天假期过得飘渺而匆忙。今年的春节不一样，主题：陪伴爸妈和孩子，做一个孝顺女儿和称职妈妈；出发时间：正月初三；目的地：广州。

之前为出行方式纠结过，父母坚持跟团游，再三强调这样吃住有保障，不用到处找吃的，老人家都六七十岁了，思想也总会保守一些，任何事总会选择稳妥且有保障的方式。

整个旅途非常愉快，跟团的时间安排虽然很紧张，可大家总会寻找乐子，几个孩子顽皮聪明，但总算是比较懂事的。在长隆动物园，空间空旷，动物品种甚多，大家调侃：来了这，温州动物园还算啥！在看到双胞胎考拉时，儿子问我：“妈妈，为什么

考拉一直在睡觉？考拉的世界我们不懂，干脆去吃雪糕吧！”好小子，说那么多，原来就为了想吃雪糕，以此成全自己的“小心机”，哈哈。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这次广州之旅，爸爸妈妈肯定是最欣慰了，因为平时上班，我们很少陪伴他们，老人家的愿望很简单，他们不奢望儿女在外做多高官，赚多少钱，他们希望的就是能与孩子们唠嗑，看到孩子们一切平安。一路上，我给两老拍了好多美照，镜头里留下他们朴实而又温馨的笑容。回去之后，我一定要记得把这些照片洗出来，送给爸妈，定会成为他们弥足珍贵的回忆。

明天又该是在采访路上了，珍惜当下！

(记者 欧苗苗)



05 体会人生许多第一次的猴年



刚刚步入婚姻殿堂不满一年，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，这个年也不例外。从小一直是依赖在父母身边的“小公举”，如今摇身变身怀六甲的人妻，过年的许多事儿都得学会自己去操心，学会自己去独挡一面了。

除夕下午，按照婆家的习俗，我和老公在家准备“年夜饭”，10个高脚碗装满10样水果菜品，每样菜上都要用胡萝卜雕一片小花摆上，电饭锅里煮好饭。婆婆说，她嫁人之后，每年除夕都要准备这么一桌菜和一顿年夜饭。那一盘和往年一样

的炒年糕，妈妈的手艺一点都没变，寓意着来年年年高，吃着心里暖烘烘，吃得肚里的小娃儿活蹦乱跳。

吃完饭就得跟着老公回家过年了，第一次没有跟在父母身边守岁，出门鼻子里就开始泛酸了，妈妈系着围裙一直送到了大路口。往年有跟着父母一块儿看春晚守岁的习惯，唱完难忘今宵才肯入睡。今年老公也按照我家的习俗陪着我吃零食看春晚守岁。

当然，按照瑞安习俗，小夫妻结婚后，逢年就得开始准备年货给双方的各位长辈拜年去了。对于第一次参加这种年俗活动的小夫妻来说有点措手不及，还好有双方父母的帮忙，今年的“拜年关卡”总算是“顺利通关”。

(记者 李心如)

06 陪外公外婆唠嗑

每到年初二我都会跟着爸爸妈妈到外公外婆家拜年，与众多亲戚吃个团圆午饭。不过，由于今年决定在初五给外公举办90岁寿宴，所以原本初二热热闹闹的外公家就显得冷清起来。担忧两位老人在家寂寞，我和爸妈仍然在初二去外公外婆家拜年。

那天，阳光正好，天色蓝蓝的。老爸骑着我家的“宝马”牌三轮车率先出发，我跟老妈选择“打路走”。刚走进外公家院子，我就大声地喊“外公外婆”，因为外公早在几年前开始耳背，只有“大喊大叫”才能听得到。看到我们的到来，两位老人家的眼睛都亮堂了。

除了跟外公外婆唠嗑，每次到外公外婆家，我们总会搜罗一些东西回家。老妈看到门前的柚子树上还挂着不少的柚子，就拿起长长的竹竿“截”柚子去了。“以前，树上的柚子老早就没有了，哪能留到过年

啊！”老妈说，小时候没有零食可以吃，还没等柚子成熟，就已经落入孩子们的腹中了。“根本不管好不好吃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”老妈一下子“截”了10多个柚子，装了满满一箩筐。

外公家就在山脚下，背靠着大片竹林。趁着拜年，去竹林里挖冬笋便是老爸的乐趣。“冬笋藏的深，不是想挖就能挖的，要慢慢找。”老爸拿着锄头扫去地上的落叶，细细观察着，“要是地面有明显的开裂和凸起，十有八九就有冬笋。”然而，我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冬笋，老爸倒是挖了好几个了。每挖完一个洞，老爸就会重新把洞填起来。他说，只有这样，来年才会有冬笋再冒出来。

回家时，老爸的“宝马”已是满载而归。这样的生活，很简单，但也难得。

(记者 黄君君)



07 新生才满月 阿太 已九十

小狗蛋出生才30多天，狗蛋娘的奶奶(小狗蛋的太太，用瑞安话讲应尊称为“阿太”)已是90岁大寿了。正月初六，是他们第一次见面。狗蛋娘自小跟在奶奶身边长大，小狗蛋的“阿太”勤俭节约，却对小辈十分阔气。

记得狗蛋娘还没有当上娘，还在上高中那会儿，她奶奶就用了一个月的退休金给她买了一件夹克衫，原因很简单，只因狗蛋娘喜欢。

如今，老人家依旧耳聪目明，思维敏捷，生活独立，这实在是做小辈们的福气。愿10年之后，我们再来一次合影，再次庆祝老人家的寿辰！

狗蛋爹写诗一首《月底》，送给我家小狗蛋，愿小狗蛋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！

《月底》
林家小子才月底，
占得虚空显俊俏。
啊呀呀呀夜达旦，



总总叫叫当歌嘯。
一如雨过浑疑尽，
又若风来特地狂。
世味总无如此味，
不知此味味还长。

(注：温州话称初生未满月为“月底”)

(记者 林晓)

08 在瑞安广场和儿子“骑马看花”

今年过年我们家没出远门，宅在家里，偶尔出去走走亲戚。初五天气挺好，中午走了亲戚，晚上老婆参加同学会，老妈去搓麻将，3岁的儿子由我来带。说起来惭愧，平时工作忙，没怎么好好陪孩子，今年过年也没有出去玩，真是心里有愧。儿子挺乖的，晚饭自己一个人吃得干干净净，晚上18时，按照平时程序我给他洗脸洗屁股，然后就不

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了。这时候，突然听到窗外噼里啪啦的烟花声音，儿子看了一会儿，指着瑞安广场的方向，说要去“骑马看花”。

开车到了瑞安广场，旋转木马的摊主是位大姐，大姐一个人管着三个摊位，打气球的、玩沙子的和旋转木马的。旋转木马灯光璀璨，上面并没有孩子在玩，叫了三声摊主大姐，她

总算反应过来，关了机器让我们上去，说是10块钱，坐多久都行。

我把儿子放在一匹白色的小马上，他指着旁边一匹小马让我陪他坐着。机器开了，他甜甜地笑着，我就在前面倒着骑，看着他笑，看风有点大，再帮他把帽子扣上。我们一口气骑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儿子下来后又要玩沙子，还是10块钱不限时。他就一个人在那儿玩沙子玩了半个小时。天空飘起下雨，广场上没什么人了，摊主要收摊了。我抱着儿子往回走，想起之前买的两串烟花，就在广场上向人借了个打火机点起来。灿烂的烟花映照在儿的小脸上，我抱着他在下着小雨的瑞安广场上看着，贴着他的脸，不让他冻着。

(记者 缪星象)

